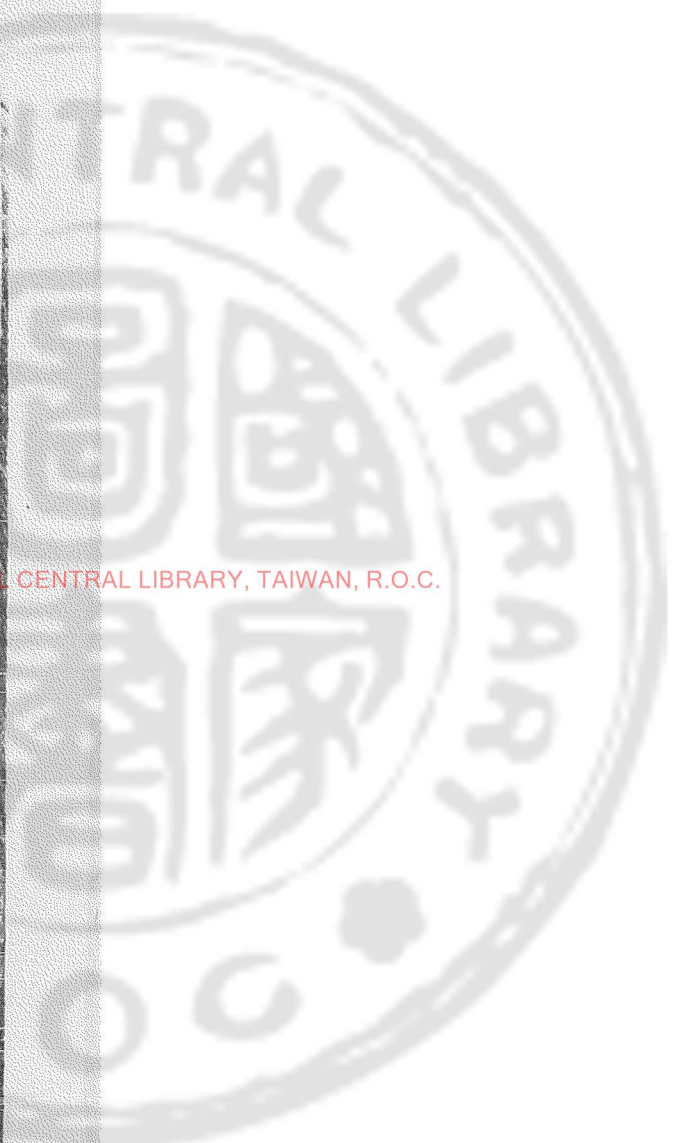


幽閑鼓吹

清河張固撰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  
駙馬鄭尚書之弟顓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  
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  
上大怒且歎曰我惟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良  
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  
視父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  
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  
修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處入上曰  
要與鄉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  
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赤屏之乃問曰朕於勅  
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  
首曰揔未揔未依前怕他在於鄉如何計將安  
出韋公既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  
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  
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  
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  
紫衣桂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

社稷之福對敢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  
有何貯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  
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  
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  
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  
云長日唯銷一高碁豈可以臨鄙哉對曰詩人  
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

曰遠郡無非時童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  
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蘄州常執尉上後旬日有老父  
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  
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  
竒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  
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  
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  
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作顧觀姓名

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  
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  
次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  
延譽聲名大振

喬彛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彛日午叩門試  
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  
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曰校  
步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  
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  
尹曰喬彛峰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

門大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貫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旣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耻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

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  
爲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  
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  
有騰趨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  
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  
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  
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  
欲言員外必不愜意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  
後遷乃本行正郎必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

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  
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  
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  
江西而過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  
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  
怨見即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  
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  
書自得蛟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  
崖知而憂之邠公柱相即封川黨時爲京兆尹

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李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尔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肯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

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州議之竟為所墮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祗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宦。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檀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  
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問何入。曰：相公夫人使  
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李士恩，渥極異，其妻  
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  
見，乃遺闈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  
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緡帛，其危可知也。  
遽勸潘公避位。

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  
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  
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  
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  
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  
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鄉相人。  
元相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  
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  
逐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  
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寬尚書罷郢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  
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巫之與語大奇之遂爲  
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  
奴婢贖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寒  
者歡捷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  
錫齎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  
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達者斬直至洛陽指  
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  
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  
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  
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  
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  
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  
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  
數月後門館間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  
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



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頗謂兒姪曰  
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謫頗有寬濫  
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  
已久旬日須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  
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  
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  
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  
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自有大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

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  
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  
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  
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丈悔怒欲回心念  
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  
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  
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  
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  
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頗者

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  
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  
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  
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頓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  
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  
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  
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  
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  
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

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  
公不啓封揖廻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  
僖間採撫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  
史氏之闕余嘗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  
文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  
爲幽閒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有是書而  
謂纂於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別有其書  
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  
將刻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嘉靖壬午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開鼓吹終